



碧空雄鹰

齐 勉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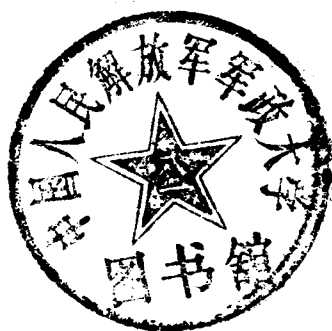




2 038 0557 9

碧 空 雄 鷹

齐 勉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一九七四年·济南

6033/42 03

碧空雄鹰

齐 勉 著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

1974年1月第1版 1974年12月第2次印刷

印数：400,001—800,000

统一书号：10099·78 定价：0.66元

内 容 说 明

这部长篇小说，写的是抗美援朝时期，中国人民志愿军一支年轻的空军部队，在朝鲜战场上同英雄的朝鲜人民并肩抗击美帝国主义的斗争故事。

这支年轻的人民空军，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在毛主席军事路线的指引下，满怀对敌人的深仇大恨和我无敌的坚强的战斗决心，努力学习毛主席的战略思想，刻苦钻研克敌制胜的战术，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终于在激烈的战斗中，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严厉惩罚了美国空中强盗，赢得了辉煌的胜利，有力地支援了地面战争。

作品通过中国人民志愿军这支年轻空军在战斗中成长的经历，体现出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英勇无畏的革命气概和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歌颂了毛主席军事路线和政治路线的伟大胜利，歌颂了中朝人民的战斗友谊。

目 次

第 一 章	燃烧着的土地.....	1
第 二 章	在野战机场上.....	19
第 三 章	战区试航.....	34
第 四 章	第一次空战.....	47
第 五 章	怒火满胸.....	66
第 六 章	团 政 委.....	82
第 七 章	午夜的灯光.....	104
第 八 章	通向胜利的道路.....	117
第 九 章	空中歼灭战.....	135
第 十 章	指挥若定.....	150
第 十 一 章	烈火红心.....	161
第 十 二 章	战 友.....	176
第 十 三 章	珍贵的援助.....	193
第 十 四 章	针锋相对.....	215
第 十 五 章	力擒顽敌.....	231
第 十 六 章	光辉的战士.....	249
第 十 七 章	奇 袭.....	265
第 十 八 章	在考验面前.....	281
第 十 九 章	新的起点.....	294
第 二 十 章	不平常的时刻.....	312
第 二 十 一 章	在175号大桥上空.....	327
第 二 十 二 章	气贯长虹.....	342
尾 声		356

第一章 燃烧着的土地

一九五一年深冬，在战火纷飞的朝鲜战场上。

深夜，一列军用列车，经过了长时间的夜间行车之后，停靠在军用支线尽头处一个临时构筑的站台上。机车还在大口喘着气，车身上挂着厚厚的一层冰霜，象披着一身银甲，在夜空下闪着寒光。这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某飞行团所乘坐的列车。

列车刚刚停稳，战士们便纷纷从车厢里跳下来。站台上实行着严格的灯光管制，四周漆黑。只有借着铁路旁积雪的反光，才能看清这个站台的轮廓。寒风尖叫着，夹着雪粒，从站台上横扫过去，使这个冬季的深夜，显得越发凛冽。战士们对这逼人的寒气，似乎全然没有感觉。他们第一次踏上这块英雄的土地，心情都很不平静，面临着即将开始的战斗，心里充满了斗争的激情。为了争取亲身参加这场伟大的正义斗争，他们曾经多少次地要求、申请，经过了多长时间的焦躁期待啊！今天终于来到了朝鲜！

朝鲜群众在站台上，热烈地欢迎着战士，他们把一碗碗冒着热气的茶水送到战士的手里。这蕴含着朝鲜人民深情厚意的茶水，帮助同志们驱走了寒冷，深深地温暖着大家的心。

一个战士从地上捧起了一把沾着雪粒的泥土，举到脸前，深情地看了又看，嗅了又嗅，久久地舍不得撒开。他对朝鲜人民用鲜血和生命保卫着的这块土地，怀着一种说不出的尊敬和热爱。这，正是今天到达这儿的全体战士的共同的感情。

突然，站台上响起了尖厉的防空警报声。部队立刻在一阵哨子和口令声中，迅速散开，秩序井然地隐蔽在铁路两旁的壕沟和附近起伏不平的野地里。配属给飞行团指挥的高射机枪连的战士们，敏捷地从火车上卸下装备，火速地建立了高射机枪阵地。在站台附近的几个小制高点上，乌亮的枪身开始转动起来，枪口指向夜空。

飞行中队长刘明，带着自己中队的三名飞行员，跳进一条干涸的水沟里。他伏在沟沿上，借着在夜空底下雪野的反光，观察了一下周围的地形。站台修在一座小山的山根下，往东则是一条结了冰的河道。河的对面是一个黑忽忽的村落。顺着河道向南是一片三面环山的平原，远远望过去，影影绰绰地看到一些建筑物的轮廓和微微发亮的跑道。那可能就是野战机场了。

刘明的僚机飞行员李玉海，是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小伙子。气乎乎地紧绷着脸，两只虎生生的大眼里闪着怒火。他对着

天空，愤怒地啐了一口：“呸！来吧，看你们还能嚣张几天！”

站在李玉海旁边的四号机飞行员孟雄，也跟着火冒三丈地说：“早晚要把这些兔崽子收拾掉！”

孟雄的长机，三号机飞行员胡明德，一个年纪比他俩大，显得也比他俩老练的同志，则一声不响地、愤怒地蹲在一旁，两眼微微眯缝着，向夜空眺望。

刘明转身看了他们一眼。他完全理解同志们的心情。一路上谁不憋了一肚子火？敌机一次又一次地空袭，列车一次又一次地在隧道里待避。他们所经之处，几乎看不到完整的房屋，一个个被炸毁了的城镇和村落，从车旁闪过。那些在星光下依稀可以辨认的断垣残壁，那一堆堆的瓦砾，一根根被炸成奇形怪状的电线杆，更进一步激起了战士们对敌人的满腔愤恨。他们知道，每一堆瓦砾下面，都可能覆盖着朝鲜人民的鲜血。他们胸膛里的怒火，随着车轮的前进而升腾着。现在，车刚到达目的地，又遇上了空袭，真是火上加油。

一位朝鲜老大爷，提着一个用棉布裹着的大茶壶，健步走过来。他依次地给刘明他们倒上茶水，热情地送到面前。刘明他们一面喝着热茶，一面感激地向老人道谢。老人亲切地看着他们喝完，又提着水、抱着碗，转到别的战士那儿去了。

从南边的夜空中，传来了沉重的飞机马达声，撕破了夜空的寂静。声音越来越近，很快地迫近上空。接着就是一声尖厉的啸叫，敌机朝着机场俯冲下来。顿时，机场四周高地上的高炮阵地，一齐开了火。高射机关炮的急速射击声，响

成一片。红色曳光弹，象一串串小灯笼似的迅速地在空中飞舞，组成了一个严密的火网，封锁了机场上空。俯冲下来的敌机，来不及投弹，立即夹着尾巴钻天逃跑了。敌机在空中乱窜乱钻，胡乱地投着炸弹。忽然，河对面的村子被敌人的炸弹炸中，登时燃烧起来。在火光中，敌人看清了这原来是一个没有武装的居民点，便肆无忌惮地扑了过来。几颗照明弹，把村子照得通亮。四架 F—80 型敌机，一上一下地轮番投弹扫射，不多会村里又烧起了好几股大火。敌机对着那些在火光中跑出来的朝鲜群众，发疯一般地扫射着。

隐蔽在河这边的战士们，早就忍不住了。眼看着敌人在凶残地屠杀朝鲜人民，他们怎能坐视！带队的团参谋长，第一个冲出壕沟，他向着大家一挥手，便领头朝着火光跑去。同志们紧紧跟着他飞速地越过河道，冒着弹雨，迎着烈火，冲进现场。与此同时，高射机枪连的战士们，也对着正在肆虐的敌机猛烈地开了火。

刘明他们刚刚冲进村庄，就听见一个着火的院子里，传出一阵小孩的哭声。李玉海第一个跑进院子，但接着他却一动不动地，呆呆站住了。刘明他们随着跑进去，事情立刻就弄明白了，在他们面前出现了一幅惨不忍睹的景象：正面的房子烧着了，大火照红了整个院子。在火光中一个年轻妇女倒在血泊里，一个两岁多的孩子爬在她身上，哭着叫“妈妈”，两只小手用力地摇晃着妈妈的遗体，仇恨的种子已深埋在这幼小心灵里。

刘明抢前一步，轻轻地把孩子抱起来。孩子看了刘明一

眼，不哭了，信赖地伏在这位志愿军叔叔的怀里。

就在这时，刚才在车站上送水的那位老人，急切地跑了进来。他向周围看了一眼，脸色立刻变得焦黄，随即不顾一切冲进了着火的屋子。李玉海和孟雄见此光景，也毫不犹豫地跟着冲了进去。浓烈的焦烟夹着炙人的火舌迎面扑来，呛得喘不过气。他俩不顾烟熏火燎，憋着一口气，强睁着眼四处搜寻，就见老人身上已经着了火，正在烟雾中跌跌撞撞地向里间扑。可是里间的板壁已经着了火，火舌从门上向外窜，老人摇晃着根本冲不进去。他俩迅速扑过去，把老人架了出来。老人背上的棉衣已经冒着火苗，孟雄急忙从身后紧紧地抱住他，用自己的前胸给他压熄了火。

老人睁开眼望了望他俩，挣扎着又要向火里冲，被孟雄拉住了。老人焦急地指着着火的房子说：“有人！有人！”

刘明把孩子递给老人，抢先冲进房子。李玉海和孟雄也紧接着二番冲了进去。

老人也想跟着向里跑，怀里的孩子望着火，害怕地叫了一声“爷爷！”他低头爱怜地看了孩子一眼，停住了。他紧紧地搂着孩子，焦急地向火里张望。

三个人冲进屋内，迅速地搜寻了一下，外间里没有人，很显然，人是在里间。可这时里间屋已成了一团火。刘明一脚跺倒了燃烧着的板壁，跳了进去。里面全是烟火，烤得人根本睁不开眼，什么也看不到。手、脸被火燎得象刀割一样地疼痛，衣服也开始燃烧。情况正在危急的时候，房顶一下子被人掀开了。原来胡明德不知在什么时候，一声不响地迎

着烈火爬上了房顶，麻利地推开冒着烟火的房草，用力拆下了燃烧着的檩条。房子透了空，烟火冲了出去，烧得最旺的檩木又被抽掉，房子里火势顿时减弱了。这时他们才看到炕上躺着一位大娘，已经被烟熏得昏了过去。三个人立刻连抱加抬地把大娘救了出来。

老人急切地迎上来扶住老伴。一架敌机尖叫着俯冲下来，朝着房子扫了一排子弹。他们几个却好象没看见似的返身又冲了进去。老人喊了一声，一把没抓住，眼看着他们在弹雨中冲进火场，感动得说不出话来。几个人七手八脚地把房子里的衣物粮食都搬了出来。这时，又跑来了许多救火的同志，大伙一齐下手，很快地把火扑灭了。

老大娘这时也已经清醒过来，老大爷扶着她，抱着孙子，紧紧地拉住战士们的胳膊，望着他们脸上的汗水和烟熏火燎的伤痕，眼里闪着感激的泪光，激动地说：“志愿军同志，谢谢啦！谢谢啦！”

刘明双手搀着老人，紧接着说：“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阿妈妮，阿巴吉您受惊了！”

敌机又一次俯冲下来，他们连忙找了个隐蔽的地方，把这一家老小三口安置下来，赶忙到别处救火去了。

二

军用吉普车在一条沿江公路上奔驰。右边是黑黝黝的山

壁；左边崖坡底下，是一条大河，结了冰的河床上覆盖着白雪，在黑夜中闪着白光。车灯的光柱在弹痕累累、坑洼不平的路面上抖动，车子在激烈地颠簸着。

团长孙诚和团政委吴斌，刚刚在志愿军空军司令部开完会，现正在追赶部队，希望能在部队抵达目的地前，追上列车。

他俩是在行军途中，接到通知，赶到司令部去的。在他们到达时会议已经结束，由参加会议的本师师长和师政委向他俩作了传达。师长向他俩介绍了当前朝鲜战场上的斗争形势：我志愿军部队入朝以后，和兄弟的朝鲜人民军，密切配合、并肩作战，连续取得了五次战役的重大胜利，给嚣张一时的美帝国主义以迎头痛击，歼灭了他们大量的有生力量，把他们赶回到三八线以南。我军在三八线上建立了牢固的阵地，使战局稳定下来。敌人被迫接受了我们的和平倡议，于今年七月开始了停战谈判。但是敌人决不甘心失败，不愿意在中朝人民面前低头认输。于是，一面拖延和破坏谈判，一面不断在正面战场上，进行垂死挣扎。今年夏秋以来，敌人连续进行了两次反扑，都被我们粉碎了。最近范佛里特大肆吹嘘的所谓秋季攻势，败得更惨，被我们一下子消灭了八万八千多人。敌人不可能在正面战场上取胜，便加紧进行空中战争，连续出动大批飞机，日日夜夜对我进行狂轰滥炸，大肆叫嚣要搞什么“绞杀战”，妄图依靠空军切断我们的交通线，对我后方进行破坏，以此来挽救他们必然要失败的命运。最近一个时期空战日益加剧，前方迫切需要空军。

说到这里师长用加重的语气说：“这次我们师入朝参战，来得正是时候！”

政委在一旁微笑着插嘴道：“你们不是有些同志，在国内的时候，就急躁得了不得，怕来晚了没有仗打吗？现在放心好啦，仗保险有你们打的。下一步可就要看你们的罗！”

师长接着说：“任务是很光荣的，可担子也很不轻。情况不同于过去喽！咱们现在由陆军变成了空军，由祖国来到了朝鲜。对于空中作战，我们还缺乏经验，而对手又是号称‘空中优势’的美帝国主义。斗争肯定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咱们对此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政委点了点头：“情况就是这样。我们是一支年轻的空军。同志们都刚刚离开陆军，来到空军，可敌人呢？有空中活动经验，在数量上又占优势。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在这种情况下，战胜敌人，粉碎他们的所谓‘空中优势’，把‘制空权’夺过来，有力地支援地面部队。这可是一个十分光荣、艰巨的任务啊！”

“不管任务多么艰巨，我们也一定要圆满完成！”师长坚定地说，“这是党中央和毛主席给我们下的命令。祖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都在看着我们，等待着我们的胜利消息。我们决不能辜负祖国人民的期望，要为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争光，为全世界革命人民争气。”

“回去以后，把这些情况都统统交代给大家，让同志们充分了解我们面临的形势和肩负的任务。让大家好好讨论讨论，在这样的情况下，怎样才能战胜敌人。我相信，我们的

战士是不会被困难吓倒的，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经历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战士，是无敌于天下的。我们过去能够在祖国消灭了地面上的敌人，今天也肯定能够在朝鲜天空打败空中的敌人！”政委用力地挥动了一下手臂，露出了少见的激动表情。

听完传达以后，孙诚和吴斌为了追赶部队，提前离开了司令部。他们向师首长告别后，便匆匆乘车出发了。一路上，车子一直高速行驶着，虽然速度表的指针总是在“40”左右跳动，但孙诚还是觉得跑得太慢。他不时地看看手表。由于在路上遇上了两次空袭，耽误了时间，恐怕在下一个停车点也赶不上部队了。

冷风从疾驰着的汽车的篷布缝隙中钻进车厢，把棉衣全都吹透了。汽车里寒气逼人。可他俩却都为刚才的会议激动着，默默地回味着刚才首长的话，忘记了寒冷。

孙诚和吴斌曾长期在一起工作过。十年前，他们就在八路军的同一个连队里当排长。在并肩战斗中，度过了许多艰苦的岁月，一起被提升为连长和指导员，后来又同时在一个营里分别担任营长和教导员。一九四九年春天，渡江前夕，两个人分开了。孙诚被调到航空学校学习飞行；而吴斌则仍留在原来的部队里，参加了渡江战役，以后一直打到了紧靠着台湾海峡的福建前线，被任命为团的副政治委员。后来吴斌所在的这个团，改编为空军，他升任政委，而这时派到这个团里来担任团长的，恰恰又是刚从航校毕业的孙诚。

孙诚的性格坚毅刚强。他对下级要求得非常严格。无论

作什么都是雷厉风行，一丝不苟。飞行员都对他怀着深深的爱戴和尊敬，他们在许多方面都把团长看成是自己学习的榜样。吴斌则一直保持着那种温和亲切、平易近人的风度。他善于接近群众，每个和他接触过的人，都会从他那诚恳关切的态度中感到温暖，对他充满了信赖和热爱。

两个老战友意外地重逢，使他俩感到格外高兴。现在，他们又一起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来到了朝鲜。想到在即将开始的战斗中，能有这样一个老战友和自己在一起工作、并肩战斗，共同分担着上级交给的重任，心里都感到很踏实。

孙诚点上了一支烟。借着打火机的火光，看见吴斌一脸沉思的表情，默默地坐在那里思考问题，便顺手搔了他一下：“让脑瓜子歇一会吧！来，抽一支！”

吴斌点上烟，抽了两口，微微地笑了笑，意味深长地说：“老孙，你猜我刚才想到哪里去了？我想起了解放战争刚开始的情形。忽然觉得和现在很有些相似的地方呢！你还记得当时咱们那个连队吧？”

孙诚兴奋地说：“怎么不记得？经过抗日战争的锻炼，那时已经是个很不错的连队了！”一提起这段往事，孙诚的脑子里立刻浮现了一张张亲切熟悉的面孔，想起了当时一次次胜利的战斗，眼睛里闪出了喜悦的光辉。他补充说，“直到现在，我还能记着大部分同志的名字哩！”

“当时的装备比抗日时期是好多了，可是和国民党反动军队比起来，还差很多。连里那几挺捷克式轻机枪，都老掉牙

了，还拿着当宝贝呢！”吴斌不紧不慢地回忆着说。

“可不，头一次和全副美国装备的国民党反动军队见面，心里还真没大有数，但战场上较一较量，就全摸到他的底了。哈哈！”孙诚爽朗地笑起来。

吴斌弹了弹烟灰，津津有味地说：“当时蒋介石该有多嚣张！可以后怎么样呢？五〇年编军史的时候，统计了一下，光咱那一个连就消灭了两千多敌人，缴获的武器足够装备一个步兵团的！”

“是啊，现在一场新的斗争又开始了！”孙诚被这些回忆深深激动了，他对着吴斌满怀信心地说：“不管这场新的斗争会有多少困难，不管敌人多么狡猾凶狠，但结局肯定还和过去一样。敌人将和日本军阀、蒋介石得到同样的下场，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

“对！”吴斌赞同地点点头，并接着说：“应当把这个想法好好和同志们啦啦，让大家在斗争开始的时候，就能明确地看到那必然到来的胜利结局。”

汽车放慢了速度，最后在一个渡口上停下来。附近一座铁桥刚刚被敌机炸坏了，铁道兵部队正在突击抢修。渡口上有一座临时使用的便桥，许多载重卡车、马车和徒步行进的担架队、运输队，都在桥头等着，按顺序鱼贯地从桥上通过。

一位斜背着步枪、手里拿着指挥旗、负责维持交通秩序的朝鲜人民军女战士走过来，关心地说：“首长，你们先过吧，请把车子开到前面来！”

孙诚摆了摆手谢绝了。他让司机把车子开到排尾，加入了这个秩序井然的队列。

吉普车开上了摇摇晃晃的便桥，刚刚驶到对面的桥头，周围的山上便响起了报警的枪声。立时，所有的车子都关了车灯。挤在一起的人员迅速疏散开来，隐蔽在公路两侧。周围登时安静下来。

孙诚和吴斌跳下车子，在路旁活动一下冻僵了的手脚。孙诚看了看表，向夜空瞅了一眼，焦急地说：“不到两小时，这已经是第三次了，敌人空袭还有个完没有！”

吴斌笑了起来，幽默地说：“咱们入朝这一路，还真有点声势呢。敌人不辞劳苦，旗锣伞扇地来迎驾，这份厚意可不能忘了呀！”

这一句话把旁边一位年轻的汽车驾驶员逗笑了。他热情地凑上来问道：“同志，你们是刚入朝的吗？”

吴斌亲切地打量着这位青年，快乐地回答：“是啊！在这儿，我们是新兵，伍龄还只能用小时计算呢！小同志，你呢，看样子是个老战士了？”

那个战士不好意思地红了脸，赧赧地说：“我参军才有几天？和你们这些老同志比起来，才真是新兵呢！”

“入朝多久了？”吴斌指了指天空，“这样的情况，已经是家常便饭了吧？”

“才半年多。空袭是遇上不少了，哪天也得三次五次的。”战士兴奋起来，不再感到拘束了，“刚来那阵才厉害呢，敌机贴着地皮飞，地里有干活的老百姓，也不放过。那时